

重磅

展现衡岳人文的“风雅颂”

■王 帆

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城市不仅要高度,更要有温度。衡阳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,演绎了“八百里衡岳开生面,五千年文明焕华章”的文化气象。为持续擦亮衡阳的历史文化名片,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,全力助推“制造立市、文旅兴城”凯歌勇进,市政协应势而动编撰了《“石鼓书院大讲坛”衡阳文史专辑》。静下来细细赏阅,一种亲切感、获得感、认同感在内心深处油然而生:这是“软人文”的“新活化”,出的是文史专辑,读的是悠长历史,懂的是最美衡阳,堪称为衡阳文化建设做一件有功德的事。

该专辑结合衡阳文化工程“石鼓书院大讲坛”栏目,主要筛选目录中有关解读衡阳人文历史的优秀篇目,收录关于衡阳的历史文化、湖湘精神、名

胜古迹、艺术天地、风土人情、红色印记等讲座内容,辟有六个篇章。

第一篇为“山水性灵”,有《名山胜水话衡阳》《衡阳地理中的国学传承》《文学地理学上的衡阳》《衡阳八景话今昔》《此日驱车马迹桥——潇湘诗意在衡阳》等选文,让衡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既有清晰、可感的形象,又有丰富而独特的意蕴;既是远方和归思,又是风物和美的念想。第二篇为“风物艺苑”,有《古典十大名曲,衡阳独占其三》《雁城说雁》《衡阳地方民俗》《民国衡阳书画现象》和《风雅石鼓——诗说千年的精神底色》,这是衡阳悠远文明的生动注脚,也构成了衡阳市今天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和底气。第三篇为“湘学重镇”,有《城市和文化》《理学鼻祖周敦

颐在衡阳》《船山精神的伟大力量》《衡阳文化转型从封闭到开放》和追述船山特辑《王船山诞辰400周年》,让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到衡阳对湖湘文化在起源、发展、勃兴及延续上贡献之大、影响之深,“蓝墨水”上游浓浓的文化气息俨然就在鼻尖。第四篇为“名人荟萃”,有《纸圣蔡伦》《李泌与南岳》《状元何克明、彭浚》《一代清官彭玉麟》《唐群英的家风家训》《衡阳籍革命先驱中的“双子座”》《教育名家何炳麟》《一代“诗魔”洛夫》《话说衡阳才女琼瑶》,这些古今名流只是衡阳籍俊彦翘楚的代表,正是众多精英让衡阳星空更加熠熠生辉。第五篇为“古今传奇”,有《南岳衡山与禅宗文化》《衡阳与湘军传奇》《衡阳保卫战》等史实轶事,细说了衡阳的宗教文化、湘军文化、抗战文化。第六篇为“红色记忆”,有《伟人毛泽东的衡阳足迹》《符定一和毛泽东的师生情》《政工元帅罗荣桓》《铁血男儿夏明翰》《雪域高原上的名将谭冠三》,这片红色大地上的血脉、红色旗帜上的故事、红色历程中的志士,都镌刻在如歌如泣的历史长河中,已转化为穿越时空的信仰之力。

《“石鼓书院大讲坛”衡阳文史专辑》生动展示了衡阳文化秀外慧中的双重风景,虽然有一些补阙挂漏或其他值得商榷之处,但瑕不掩瑜却是事实,抛砖引玉意图达至。因为,它足以引领人们品鉴衡岳大地万年“风”的绿色、千年“雅”的古色、百年“颂”的红色,品读天下南岳、世界船山、红色衡阳,品味衡阳文源之深、文脉之广、文气之足,映衬了“苍山不墨千秋画,流水无弦万古琴”的文化图景,无疑是一部气势磅礴又饶有趣味的人文述录。

主打

在场的诗人和诗意的在场

——读保保诗集《世界看见我》

■吕宗林

中国古代的诗人们都有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优良传统,他们跋山涉水,亲近自然,将现实和诗意融合于一幅幅古典诗配画中,让人把玩再三,不忍释怀。

当今新诗创作已进入了叙事时代,流行田园调查和现场采风之类的诗歌行咏,目的在于抵制“闭门造车”式的“盲人摸象”,提倡“在场”的现实主义诗风。保保的诗集《世界看见我》便是诗人深入现场、弘扬诗意的可贵探索。

行走——诗意的源泉

诗是刺激的产物,诗人受到刺激从而产生写诗的冲动。

不论世界看见我,或我看见世界,都与行走有关,与人生中的偶然相遇或星云际会有关。

由于种种原因,保保有更多行走的机会,这也为他的诗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。评论家江雪说:“我十分欣赏诗人保保的商旅生活与独立写作之间的自由交叉状态,诗人穿梭于现实与梦境之间,有如穿梭于时间的黑洞中,这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做到的,但是保保做到了。”在这里,保保商旅生活式的行走推开了游历诗学的大门,遇见了一处一处可能存在的诗意的矿藏。无论布拉格、巴黎圣母院、库斯科,还是伶仃洋、万泉河、佛灵湖,都给诗人以视觉的冲击和情绪

的敲打,从而形成创作的冲动,继而汇聚成一脉诗意的源泉。尽管网络世界可以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便利,但与现场亲身经历还是有区别的。“我朝拜过许多太阳神,科纳拉克的太阳神肯定不是最后一个”(《科纳拉克太阳神庙》),可见保保的行走有既定的目标,有长远的规划,可谓实实在在的“现在进行时”。这部诗集第一辑《世界看见我》中的诗篇,几乎都与行走有关,因此,我们也可以称之为:“行走的地理诗”。

在场——诗意的发现

诗人与一般人的区别,在于有一双发现诗意的眼睛。我们重视在场,但却不能说:在场就有诗。任何一首诗的创作都与诗人的情感、技巧、修为、境界有关。

洛夫在边界望乡,望见的都是乡愁;保保在万山岛,“抬眼一看,它像一个荒凉的教堂”(《万山岛》)。每首诗都有“诗眼”,它既可以“生发”,也可以“点睛”。读保保这本诗集,差不多每首诗都可以找到它的“诗眼”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诗的评判标准到现在已相当模糊,各方固执己见,莫衷一是,好诗的标准更是云山雾罩,非牛非马。其实诗的标准非常简单,那就是:诗或非诗。保保的诗,如果打个比方,那就像成熟的葡萄,色泽鲜艳,形态饱满,让

人垂涎三尺。

提炼——诗意的锻造

聪明的诗人如一个矿工,面对现实的矿藏,善于从杂质中提炼出诗歌的精华,善于“采事”,还来得意趣盎然。

诗叙事。保保大部分诗都是叙事的,带有浓郁的时代印记,强烈的呈现意识,以我为主体的形态,从容不迫地切入,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。如《夜游万泉河》的出其不意:“实际上——我并没有游万泉河,我只是坐在森林客栈的门前/发呆,用一支烟叨起万泉河上的星空。”如《胡杨林》的哲学意蕴:“——对于胡杨,死亡是生命的一种延续/——对于我们,生命是一场漫长的告别”。

诗小说。《两个高脚玻璃酒杯》讲述两个诗人的酒吧奇遇;《记一个梦》讲述十八层楼楼顶到地面发生的天方夜谭。保保这一类诗故事情节曲折,描写荒诞离奇,新鲜感与陌生化相互穿透,增强了诗的容量和品位。

诗语言。保保的诗是口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体,简练,朴素,真实,有原木的香味和碧玉的光泽。

行走是人类永恒的课题,也是诗人的人生例课,容不得半点懒惰和怠慢。保保曾自问自己:“为什么我的行走之诗就比蜗居之诗写得开阔和深邃?”细心的读者也许会从《世界看见我》这部诗集中找到答案。

荐书榜



在“万物皆可播、人人皆主播”的时代,表演在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。当我们随时随地都处于观看与被观看的状态下,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,又会走向哪里?

近日,作家李宏伟由“表演”一词开启的最新长篇小说《信天翁要发芽》由理想国推出。小说讲述了一个富有神话和寓言色彩同时有极强现实穿透力的“人类故事”。这个故事,关于表演,关于观看与被观看,关于权力与其阴影,关于死亡与重生,也关于永恒与时日。

《信天翁要发芽》采用独幕剧的形式,由“情势表演”“立身表演”“辩解表演”“劳作表演”四场表演构成,多声部层层推进。无所不在的观看,欲盖弥彰的狂欢,四场表演展演出一个城市的编年史及其众生世相,是多维艺术的小说装置,亦是穷形尽相的人世剧场。

作者李宏伟坦言,他一直对戏剧深感迷恋。“到目前为止,我个人的体会是戏剧可能不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事情,而是一个人面对他人以及在他入之中的自己,可能是从外在的映照中寻找自己。所以我一直在写作中尝试引进戏剧的一些方式。”

但对他来说,写一部剧作也不是那么有吸引力,更有吸引力的是——把戏剧搁在小说中,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和效果?“这并不是指我们见过的某一类作品,主体是通常理解的小说,中间插入一段戏剧。我想写的不是这种外在形式的插入,而是把戏剧的精神带进小说中来。《信天翁要发芽》可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个尝试。”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,也是科幻产业的重要生命线。正视科幻创作面临的挑战,需要鼓励创作者挥洒想象力,将中国本土的美学、文化与全人类的共同关切结合起来,创作出具有国际视野的高质量作品。科幻深受青少年喜爱,青少年也是科幻创作的重要力量。通过多种形式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对科幻的兴趣,发挥科幻文学的教育功能,能够让更多孩子成为科幻爱好者、潜在的创作者、未来的科学研究者。

——喻思南 说

2.难以觉察的生活及心灵幽秘,作家洞察发现,再用语言具象形容,这也是写作难度之所在。写作是高消耗的智力活动,“吞”和“吐”永不匹配,大量地摄取,小口地输出。连短篇对材料和经验的调动都是惊人的,积蓄多日所得,一个短篇就用掉了。最早写小说时,力不从心,一树一木在眼前,语言描述总差点意思。说到底,是深度的观察和发现不够,麻木、粗疏,浮在面上,哪里写得出好东西。我从来不认为作家本身的经历要传奇多彩,所谓的“有生活”,未必是人生阅历的丰富,而在于体验日常的深微。

——蔡东 说

《信天翁要发芽》：沿着「表演」，小说能抵达何处？

■罗 昕